



济南历史上唯一一处状元府位于鞭指巷内。

【明府城史话】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百年风韵鞭指巷



修葺前的陈冕状元府。

旧军门巷北首，有一条小巷，长348米，宽3.5-5米，名字叫做鞭指巷。

据说，这条街是由乾隆命名。有一年，乾隆巡游江南，路过济南的时候，看到一条小街中商品琳琅满目，十分感兴趣，便扬鞭一指，问道：“这街叫什么名字？”周围大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此时，军机大臣刘墉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“刘罗锅”越班而出，对乾隆说道：“万岁御鞭所指，可名鞭指巷。”乾隆皇帝大悦，为此奖赏刘墉。山东巡抚、布政使即传谕济南知府和历城知县：“皇帝恩允赐街名，乃千古未有之幸事，实乃济南全城之殊荣，速即改称。”从此鞭指巷的名字就在济南叫开了。

鞭指巷不长，但是里面居住的名人可不少。最有名的便是陈冕，他是清朝时期济南府唯一出的状元。

陈冕状元府位于鞭指巷的北半段，早先的府宅是由两座宅院以及花园、旁院组成。两座宅院也就是如今鞭指巷的9号、11号。9号院是陈冕的祖父陈显彝时任山东盐运使时所建，11号院则为后来扩建而成。每个宅院各有八个东西向且古朴典雅的四合院，大院套小院，院院相连，方正整齐，

连同花园、旁院，整个府邸占地面积很大，也很有气势。

陈冕当年的书房在北院西

八院的北屋，屋前悬挂着“小墨墨斋”的匾额。书房旁侧是南北向、三开间的二层阁楼，为藏

济南素有“曲山艺海”之称，而南门书场则是曲山艺海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解放初期，在南门书场说书的艺术家有傅泰臣、张立武、高元钧、杨立德、刘延广、马合义等人。我听得比较多的有高元钧、杨立德的山东快书《武老二》，因为那时他们都是打场子说书，没有固定地点。所谓“打场子”就是找个空地一打梨花板，马上围上来许多人，看着人多了就开始说，说完了敛钱。挂在他们嘴上的一句话“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有钱的捧个人场”，我那时属于“捧人场”的。除了常常去为高元钧、杨立德“捧人场”之外，比较多的是听刘延广老师或者马合义先生的评书了。

那时，刘延广老师才出山，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。在南门专门辟有一间书场，那是用席棚搭起来的。里面一张桌子，一二十条凳子，十分简陋。墙上挂一块匾，上书“延广书场”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，不知何人所书。估计也就是这书法条幅算是比较值钱了。那时候他说《大红袍》，讲的是明朝海瑞的故事。延广老师初出茅庐就征服了一大批听众。拥有了不少“粉丝”，今天叫“追星族”。那时白天他在南门书场说，晚上到老东门去说，相当一批“粉丝”白天听了不过瘾，晚上再追到东门去。其中不乏暗恋他的“美眉”。而我们固然也是他的“追星族”却是“捧人场”的，无力“捧钱场”。为此，我们把他的书场的席棚抠得千疮百孔，惨不忍睹。而我们从抠开的窟窿里美滋滋地听“白”书。延广老师明知墙外有耳，却从没有撵过我们。

那时候他的《大红袍》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愫。比如，他讲到有两个女侠手使一对“飞行锤”，那“飞行锤”一打机关便可飞到天上去，拉着二女侠在天空中自由翱翔，类似于直升机。落到地上又是一双兵

【忆海拾珠】

□武存中

南门书场

刃，锐利无比。想这“飞行锤”造价自然不低，英国的鹤式飞机具有类似功能，造价超千万美元！且不具兵刃功能，“飞行锤”岂不远远地超过了它？还有，海瑞手下有一个侠客，身材高大，体重超人，但只有程咬金式的“三板斧”功夫，“三板斧”过后便无咒可念了。他逮住人后想不出办法把人制服，只好把人压在身子底下，用自己的“质量”将其压死……这样的浪漫主义故事情节听得我们如醉如痴。那时我的内兄王联明不但是忠实的“延广迷”，而且每次听了他老人家的段子后，第二天就在我们济南八中操场边上一字不落、绘声绘色地重新演说一遍。听他复制“二次评书”的同学经常围得水泄不通。可惜，后来他下乡到莒南做“知青”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得了急病猝然去世了。

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马合义先生。马老专说《济公传》。他说《济公传》口无遮拦，黑黄俱全。所以，每逢开场之前，他总要宣布一条“书场纪

律”：“请在场的大姑娘、小媳妇自觉退场，照顾不周，敬请原谅。”一般他的书场里女听众很少，他的“粉丝”“追星族”自然就少得多了。例如，他能把济公活佛的佛门六字真言直接翻译成“啊妈你妈一腔黑”。不知研究梵文的季美林教授听了作何感想？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上述二老都歇业停摆了。刘延广老师被分配到了历下区文化馆工作。听说延广老师受了冲击，罪证是北京的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“三家村”借《海瑞罢官》一戏为彭德怀翻案，而延广老师配合“三家村”说海瑞，与之遥相呼应。那时候别说说海瑞，就是姓海也心惊肉跳的，生怕上查几代与海瑞在血缘上有了牵连。于是，那段时间，我经常看见延广老师倒背着手在护城河边遛鸟——倒也逍遥自在起来了。

马合义先生出身贫寒，他说的济公与海瑞八竿子扒拉不着，因此揪不着他什么辫子。所以，马老倒也无后顾之忧。后来，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千佛山兴国寺谋了个看山门的差事。那时庙里搞了个揭露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泥塑展览《收租院》，厂里组织我们去参观，马老担任义务讲解员。记得他编了一段快板书向人们演说。老人家边拍着巴掌边声泪俱下，慷慨激昂地表演，唾星如雨，我那时只恨上山时忘记带上一把雨伞——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了！

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后来看到延广老师的《有这么么》倍感亲切，虽然他身体发福了，相貌还是那么英俊。可惜，没多久，他就退居二线了。说《济公传》的马老先生已经作古了。愿他在地下再把《济公传》说给阎王爷听听，我想，阎王爷和济公恐怕都会成为他的忠实拥趸吧？当然按照他老人家的“书场纪律”，他在给阎王爷说书的时候，阎王奶奶应该回避。

书楼。如今的状元府仅存9号、11号两个宅院，且每个宅院都仅剩两进院落，其他宅院连同花园、旁院早已物是人非或不复存在。

陈冕作为济南府的唯一状元，才艺双全。咸丰九年(1859年)出生的他，十四岁中秀才，十六岁中举人，中举之后，经选拔当上了“国子监”的教官。二十四岁时中殿试第一名，成为清代第105位状元，也是最年轻的状元。消息传来，济南府为之振奋，要知道，济南上一位状元还要追溯到六百年前的元代，章丘人张起岩蟾宫折桂。六百年，济南等待得太久。

回顾陈冕的一生，虽然在政界作为不大，但是他的乐善好施，救人危困，可是在清末独树一帜。就在陈冕中状元的那年，山东黄河决口，暴发洪水，齐鲁部分地区灾民流离失所。陈冕的父亲陈恩寿带头捐银数万两，并亲临抗洪一线参与救灾，积劳成疾，操劳过度而去世。陈冕继承父亲遗志，再次捐款救灾，并乘船给灾民送医送药，帮助安置，赢得了灾民的一致赞誉。

九年后，山西大旱，在济南为母亲守制的陈冕，为了筹集救灾资金，将状元府大部分房产变卖后，连同家中余财凑成黄金千两捐给山西灾民。而

后，他又在济南街头摆摊写字募捐，募得黄金万两后再次送往山西。

陈冕不仅赈灾，而且还乐于施教，在城东丁家庄修建了“陈冕大院”，兴办学堂，免费培养贫困儿童。光绪十九年(1893年)，陈冕因赈灾劳累过度，积劳成疾，病逝在家中，年仅三十四岁，安葬在十里河的陈氏墓地中。

当年陈冕出殡时，从府城西门到状元墓的沿途，挤满了为他送葬的百姓。从考上状元到逝世的十年间，陈冕有5年在为父母服丧守制，所以并没有多少积蓄，但他能倾其所有救民于水火，其情可敬，其义可嘉。朝廷对待陈冕的作为也十分看重，御赐“状元及第”贴金大匾。相邻的将军庙街城隍前还为陈冕竖立了高达数丈的旗杆。不过这些，都在解放后被毁。

清末民初，在鞭指巷中部还有家熊家扁食楼。扁食也就是现在人们常叫的水饺。山东人吃扁食历史悠久。这家店经营的饺子皮薄馅大，包制精细，荤素皆有，酱油、醋和大蒜瓣都免费奉送，很受大家的欢迎。

此外，鞭指巷的几家老字号乐器店也很有名，例如“衡泰和”、“文英斋”、“文顺和”等，在济南票友界知名度很高，可是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傅泰臣传艺张存珠

□撰文/供图 阿雍



山东评书以山东方言说书，过去叫“山东评词”，20世纪50年代，改称“山东评书”。在评书界，傅泰臣先生名震一方，有“评书泰斗”之誉。1965年，他领衔改编并演说的《铁道游击队》家喻户晓。当时的《铁道游击队》表演团队由傅泰臣、吉相贞、孔祥玉、张立忠、张存珠等人组成。

图为1965年，76岁的傅泰臣先生向年仅22岁的青年艺人张存珠传授表演技艺。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张存珠先生依然活跃在济南的曲艺演出舞台。喜爱张存珠曲艺表演的市民，看了这张老照片，肯定会唏嘘不已吧。